网络极端主义群体与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大规模枪击案。续篇，第一部分。

2024年，在调查校园大规模杀人案时，我首次了解到,其中几起案件的凶手是青少年,他们是在执行社交网络上某个封闭群组管理员布置的“最终任务”。这一信息得到了儿童权利专员、数字安全领域最大准政府组织“安全互联网联盟”主席，以及一家致力于在危机情况下为未成年人提供援助的大型社会组织的声明的间接证实。当时，该群体的名称 -“红海豚”- 也首次被公开提及。

出现具有类似意识形态和行动策略的团体和运动是意料之中的。起初,大约在2015年,出现了一个名为“蓝鲸”的团体，该团体通过社交网络和即时通讯软件，诱使青少年自杀。在行动中，他们采用分阶段的诱导方案，通过让受害者像完成游戏任务一样依次执行各项个人任务，将其逐步引导至预定的结果。甚至在该团体内部，执行这些任务也被称为“游戏”，并在受害者的个人资料中设置#我在游戏中等标签。每位新“玩家”都会被分配一名指导员，负责布置任务、监督执行，并在受害者完成最终任务 - 自杀（通常是从高处跳下）之前提供心理辅导。

公开资料中没有关于经官方确认的受害者人数的确切信息。新闻调查中引用的数据相互矛盾，有人称有数十名受害者，也有人称有数百名。关于组织者，目前仅有一起刑事案件的记录：针对某社交媒体上此类群组组织者的案件，该案已经过调查、结案并移送法院，最终于2025年作出有罪判决。

虽然我不知道其动机，但“蓝鲸”所采用的策略是基于个体化手段，旨在促使某个特定个体通过自身行为导致死亡。

至于“红海豚”案，情况则截然不同，虽然战术类似 -

即由受控受害者执行策导者的指令 - 但这里的任务内容却完全不同。

最初的任务属于轻微违法行为，例如在墙壁和门上涂鸦、在汽车或公共交通工具上张贴贴纸；随后的任务则变得更加复杂，并被定性为刑事犯罪，

包括商店盗窃、损坏财物、殴打同龄人或年幼儿童、纵火、虐待动物等。青少年不仅必须实施这些行为，还必须通过照片和视频记录下来，并发送给“游戏”的负责人。实际上，他们是在自行收集并向“游戏”的“监护人”提交针对自身的把柄。如果青少年试图拒绝继续前进并完成任务，就会遭到勒索、其他“玩家”的报复威胁以及其他形式的心理施压。“监护人”的目标与之前相同 - 将青少年逼至自杀，

但手段却更为危险。 青少年必须先实施大规模杀人，然后自杀。

这是一种发生在教育机构中的新型大规模杀戮形式，其策划和实施由外部人员远程操控。此类犯罪此前也曾发生过，但主要表现为在公共场所实施的大规模杀戮，或是针对特定个人或组织的袭击。“伊斯兰国”（ISIS）恐怖组织的招募人员经常采用这种“独狼式”袭击战术：他们首先在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软件上物色对该组织意识形态感兴趣的人，随后对其进行远程洗脑，将其转化为坚定的狂热分子。在对目标进行心理操控后，其指导人会下达指令，要求其拿上武器或可作为武器的物品，上街杀人。此类案例虽不在少数，但利用青少年袭击学校及其他儿童机构的案例几乎不存在。虽

然确实发生过针对教育机构的恐怖袭击，但其作案手法截然不同，且绝大多数实施者都是18岁以上的人。
不过，我推测，正是因为青少年作为社会中最具可塑性、同时又相当具有攻击性和鲁莽的群体，才引起了恐怖组织及其他极端主义团体和运动的兴趣。他们的团体和组织可以被利用来制造大规模骚乱，而单独行动者则可用于在教育机构实施大规模杀戮。
我最初于2023年3月在评论“柳田私兵公司”事件时提出了这一推测，随后在2024年10月又就“红海豚”极端主义团体这一主题发表了另一篇 文章，
其中补充了更多论据。
当时我就曾指出，这并非个别案例，而是我们正面临一种新型的战术 –
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实施大规模杀戮，并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此外，我还曾在那里指出，鉴于社交媒体、即时通讯软件及其他通信方式的发展，这种威胁将迅速蔓延至国际层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事实正是如此。
2026年6月初，我的美国同事给我发来了一份文件的链接 –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联邦调查局分局致家长、监护人和教师的公开信。我在此不全文转载（感兴趣的读者可通过链接自行阅读），信中提到了一个名为“764”的恶意网络团伙所构成的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这些团伙的成员通常在热门的在线游戏平台和社交媒体上结识未成年人，假扮成朋友以赢得他们的信任，随后胁迫他们伤害自己或他人。他们活动范围遍及全球，其动机可能源于仇恨、性满足或制造混乱的欲望。无论动机如何，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针对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利用最初建立的信任来操控受害者，迫使他们伤害自己或他人。目前，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与这些残忍的网络团伙有关的450多人案件。该报告还建议家长关注青少年的行为表现，留意孩子可能已成为此类操纵者受害者的直接或间接迹象。报告提供了相关指导材料的链接及求助联系方式，并重申了联邦调查局打击这一危险现象的决心。
简而言之，极端主义网络团体“764”及其关联的几个组织，主要在美国境内活动，但在希腊、英国、法国、罗马尼亚、巴西、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和土耳其也设有大型分支机构。其主要活动包括性勒索、传播儿童色情内容以及诱使儿童参与犯罪。作案模式大同小异：先进行招募和洗脑，随后在策导者的控制下实施犯罪，这些犯罪既可能由认同极端主义观点的青少年主动实施，也可能是在胁迫下进行的。
近年来，“764”组织支持者犯下的轰动性犯罪包括以下几起：
2025年1月，瑞典布罗斯，一名手持刀具的14岁犯罪嫌疑人残忍地杀害了一名老年妇女。袭击者将袭击过程录制成视频，并通过与“764”社区直接关联且经该社区认证的账号亲自将视频上传至网络，以便向管理员汇报；
2024年8月，土耳其埃斯基谢希尔，
一名18岁的持刀罪犯在当地清真寺附近袭击路人，造成5人受伤。袭击前，该嫌犯发布了一份宣言，并附上了极端主义指南和纳粹文献，这些资料曾被“764”社区的支持者广泛传播；

2022年4月，罗马尼亚马迪亚什，一名17岁的犯罪嫌疑人持刀袭击了一名老年妇女并致其受伤，他还将作案过程直播到了网上。经调查查明，该犯罪嫌疑人实施此次袭击是为了作为加入“764”团伙的“入团仪式”。

一些记者还将2024年7月发生在英国索斯波特的大规模杀人案归咎于“764”组织：当时一名17岁的犯罪嫌疑人持刀袭击了一家儿童舞蹈工作室，造成3人死亡、10人受伤。尽管该嫌疑人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表现出兴趣，但他与“764”或类似团体的关联尚未得到确凿证实。

在“764”追随者针对教育机构的袭击事件中，已确认其与2025年1月发生在美国纳什维尔市安提阿学校袭击案的关联，

当时一名17岁的学生使用半自动手枪开火，造成一名女学生死亡，另一名学生受伤。犯罪嫌疑人本人在案发现场自杀身亡。在袭击发生前夕，该犯罪嫌疑人曾在网上发布了一段音频，其中他公开宣称，此次大规模杀戮是代表隶属于“764”组织的一个分支实施的。

据媒体报道，6月26日，俄罗斯逮捕了一名17岁的青少年，该青少年创建了一个网络社群，用于招募其他青少年，并在俄罗斯、美国、德国和意大利策划了极端主义活动、犯罪行为及恐怖袭击。据该少年供述，2026年1月，该群组的一名成员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沃思堡市制造了五起纵火案。此后，在得克萨斯州的同一地区，恐怖分子通过发布虚假炸弹威胁，导致至少14所学校进行疏散。2026年2月，犯罪分子在加利福尼亚州制造了两起纵火案并导致一所学校疏散；3月，他们在德国和意大利实施了纵火。此外，该嫌疑人供称，在其创建的社群中，曾积极宣传被俄罗斯认定为极端主义组织并因此被取缔的“科伦拜恩”运动，该组织的成员在全球各地对学校发动袭击。

据该嫌疑人称，他曾向被招募的青少年传授实施恐怖袭击和大规模杀戮的战术，并向他们提供实施恐怖活动的工具、制造简易爆炸装置的说明以及隐蔽行动的指南。该团体成员在俄罗斯曾计划对不同城市的教育机构发动一系列袭击。

这仅仅是一个管理多个社群的人。至于这类社群的总数及其受众覆盖范围，我们只能推测，而遗憾的是，这些推测中没有任何值得乐观的依据。

简而言之，结论如下：

1. 以儿童和青少年为目标受众的极端主义社群网络正在积极扩张；
2. 其意识形态正变得日益激进；
3. 其存在和活动的地理范围正在扩大；
4. 其行为对社会构成的威胁程度日益加剧；
5. 正在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培训、物资供应、领导）；
6. 教育机构已成为其首要目标。

更复杂的是，犯罪分子正积极利用“科伦拜恩”运动（邪教）的意识形态。这不仅仅是针对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袭击，而是将大规模杀戮作为实施者或实施者群体的一种自杀方式。而此类犯罪最为危险，因为对实施者而言，他们没有任何道德障碍或其

他制约因素，也不会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因为他们事先就知道（或自以为知道）最终会发生什么。
在局势尚可在某个临界点上得到遏制时，本可对其实施管控的机会已经错失。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 当时低估了威胁，且在威胁尚处于脆弱阶段时，
未能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现在追究责任为时已晚，
而且从实际角度来看也毫无意义。
必须将所有精力集中于应对这一威胁的战略上。要从“谁该负责”的问题，转向寻找另一个更重要的答案 –“该怎么做？”
关于应对这一威胁的具体建议，我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中阐述，该部分将于近期发布。

本文最初发表于2026年06月28日
作者：罗曼 • 格里申